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62

2007年8月31日

\*\*\*\*\*

## 天主教在中國的爬坡

美國《天主教國家紀事報》 約翰·艾倫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張運成譯<sup>1</sup>

如果有一個揮之不去問題：眼下的中國是否有一種“精神繁榮”（spiritual boom）？那麼答案只有兩個字：于丹。

42歲的于丹是大眾文化偶像、《論語心得》的作者，該書已

---

<sup>1</sup> 約翰·艾倫（John Allen）是美國《天主教國家紀事報》高級記者，2000年首建該報駐羅馬辦事處，先後就羅馬對美國性虐待危機的反映、梵蒂岡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保羅二世去世和本篤16世獲選等進行過專題報道；2006年夏開始在紐約辦公，同時關注羅馬、美國教堂及全球天主教生活；同期兼任CNN的高級梵蒂岡觀察家；在互聯網上每週有名為“萬物皆主”的專欄，擁有廣泛的讀者；著有《普天之下莫非教皇子民》、《本篤16世的崛起》等。本文（The uphill journey of Catholicism in China）刊登於2007年8月2日《天主教國家紀事報》網站（<http://ncrcafe.org/node/1252>）。《亞洲時報》以〈日增萬人：中國50年內成為全球最多基督徒國家〉為題在網上廣為流傳（晏陽摘）。

銷售了 300~400 萬冊，成了自毛澤東“小紅書”以來的最暢銷書之一。按照作家查建英的看法，于丹的成功表明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靈魂市場”（largest soul market）。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正努力填補共產主義——不單是一種政治控制系統——崩潰後形成的一種意識形態真空，並試圖解決經濟驚人增長卻極其不公的混亂狀況。

今年 5 月，查建英向“路透社”表示：“在這些劇烈變動之後，有那麼多受傷的、無助的靈魂在絕望地尋找可相信和可依附的事情。”

于丹的後現代孔子學說只是這股精神浪潮中的一支。在中國西北，大約有 2~3 千萬穆斯林正為一種復興力量所支配。據 2006 年《亞洲時報》一篇報道，新的穆斯林學校正以伊斯蘭正統的面貌出現，年輕的中國穆斯林信徒正進行跨中東的研究，並將新的傳教活力帶回國內，不斷增長的穆斯林信徒甚至開始了一年一度赴麥加的回教徒朝聖。同時在後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開放政策增加了穆斯林國家特別是沙特阿拉伯資助在華伊斯蘭企業的機會。

不過，中國宗教活力爆發最引人注目的一頁也許存在於本國“五旬節會教徒”的基督教人群中。<sup>2</sup> 1949 年共產主義政權建立

---

<sup>2</sup> 五旬節會（Pentecostals）是源自 1901~1906 年間在美國的五旬節運動出現的基督新教教派。一般人視五旬節會為靈恩派之一，但五旬節會的出現是早於靈恩派的。在神學和教義上，五旬節會強調領受聖靈的能力（稱聖靈的洗），以說方言為初步憑據；而靈恩派則不一定。五旬節派注重神學研究；而靈恩派卻不重視神學研究。在信條上，五旬節會信真神為萬物之主宰，是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永活真神；信真心倚靠救主耶穌而認罪的悔改者，罪得赦免，靈魂得拯救；信整本《聖經》為上帝所默示的，是信仰之根據，是生活及教會之準則；信魔鬼撒但是在悖逆的人心中運行之邪靈，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是管轄黑暗之王；信將來所有世人必復活。但信主者重生得享天堂永福；不信者復活受地獄永死。——譯者註。

時，中國大約只有 90 萬新教徒。“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sup>3</sup> 引用可信度高的“世界基督徒數據庫”，<sup>4</sup> 目前中國有 1.11 億基督徒，大約 90% 屬新教派，這其中絕大多數又是“五旬節派教徒”。這就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巴西之後的全球第三大基督教國家。

研究中心預測，到 2050 年中國將擁有 2.18 億基督教信徒，佔全部人口的 16%，足以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基督教國家。按該中心的說法，每天有一萬個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在官方層面上不屬於宗教國度的國家裡，有關宗教統計的數據向來不準確是出了名的，並非每個人都認同上述這些令人瞪大眼睛的估數。

前《時代週刊》駐北京首席記者戴維·艾克曼 (David Aikman) 在其《耶穌在北京》一書 2006 年最新版中指出，中國的新教徒大約在七千萬左右。前美國天主教瑪利諾會的傳教士、《中國的天主教徒》的作者理查德·麥德森 (Richard Madsen, 中文名趙文詞) 則認為比這個數字還要低，大概是四千萬左右。他的說法與另一個具有廣泛認受性的資源庫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的評估是一致的。

然而，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也意味著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尤其是 20 世紀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的新教徒數量增長了 4300%。2003 年由中國紀錄片製作人遠志明完成的一部名為《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四集電視紀錄片，採訪了這一波宗教復興中的諸多領軍人物，體現在他們身上的來自福音派新教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引人注目的是，新教徒的再次發展壯大是在外國傳教團體遭到驅逐之後出現的情況，這表明推動這波

---

<sup>3</sup>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sup>4</sup>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復興的主要力量是內生的。

令人奇怪的一點是，這種“精神需求市場”的旺盛很大程度上好像是繞過了天主教教堂的存在。1949年，中國有330萬天主教徒。今天最普遍的共識是這個數字已上昇至1200萬。同期，中國的人口增加到原來的四倍，<sup>5</sup> 這表明天主教信仰者增多只是剛好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而已。半個世紀以前，中國天主教追隨者是新教追隨者數量的3.5倍；現在則倒了過來，在數量上前者最起碼也要比後者少3.5倍。

在2003年的一次採訪中，那時還是香港主教的陳日君（現是樞機主教）就說過，新教徒們在爭取中國人靈魂的競賽中正“贏得”勝利。

不過，考慮到中國天主教徒所遭受到的殘酷迫害，他們依然能夠保持信仰，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那些迫害持續到現在。就在上周，三位天主教神父因不肯屈從於中國政府控制的天主教協會而在內蒙遭逮捕。毫無疑問，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及其信徒所體現出的英雄主義精神將構成天主教史上最鼓舞人心的一個篇章。

然而，宗教迫害並非單獨落在天主教徒身上。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穆斯林、法輪功及其他教派均有相似的殉道經歷。一位新教牧師曾經告訴戴維·艾克曼：“中國的監獄就是我的神學院。警察的手銬和警棍就是我們的裝備。這是上帝之於我們理解《聖經》經文的特別訓練。”儘管在中國的各種宗教經歷相似，但天主教似乎並沒有如其他教派一樣體驗到最近這一波的宗教復

---

<sup>5</sup> 原文如此。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於1953年進行，截止當年6月30日，中國人口達6.02億，1949年中國人口規模據估計介於5.1~5.5億，目前人口總量13.1億。——譯者註。

興熱潮。

原因何在？資深的中國觀察員大致從四方面進行了分析：

## 一、教會機構的基層組織缺乏

按照瑪利諾會的安貝蒂修女 (Sr. Betty Ann Maheu) 2005 年一篇文章分析，中國有六千個天主教堂、三千個神父，這意味著約一半的教堂沒有一個住職神父。總體而言，中國天主教徒與神父的比率大致為 4000 比 1，情況要好於拉丁美洲 (7000 比 1) 或是加勒比國家 (8300 比 1)，但是要遠遠落後於歐洲 (1100 比 1) 或是美國 (1300 比 1)。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神父或是被關在監獄，或是處於其他形式的監控之下。

安貝蒂修女認為，在短期內中國的神父短缺問題會更加嚴重。她說，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曾經有過一次神職職位振興，但是隨著經濟機會越來越多，教會要想吸收新成員並留住他們更為困難，就目前狀況而言神父的數量在下降。麥德森表示即使在上海這樣一個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最有活力天主教社區的城市，絕大多數神學院的學生也是來自農村天主教徒聚集的村落，而這些村落本身的人口正處於下降中。

中國目前有 110 個主教轄區和 114 位活動積極的主教，理論上講幾乎每一個轄區都應當有一位主教。但是其中至少有 12 位主教正被關在監獄中；或是軟禁在家中；或是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由於懷疑向政府登記主教的合法性，這些主教的領導地位常常備受爭議。由於中國與梵蒂岡之間長期存在緊張關係，主教轄區經常在很長時間內沒有任命主教。現在世界上最年輕的主教有不少是中國的，許多人還在 30 歲剛出頭就被祝聖，部分原因是擔

心下一次祝聖的機會不會很快就有。

安貝蒂修女還注意到，中國大約有五千多名女性神職人員，並認為聖堂的“鉅大潛力”來自於宗教生活的日益增長。

## 二、中國天主教的社會學意涵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天主教幾乎全是一種農村現象。麥德森說，儘管城市化道路四處擴張，70~75%的天主教徒可能還集中在十分類似的、特別是圍繞北京東北部地區的河北省、山西省的天主教鄉村。<sup>6</sup> 他還認為即使在城市裡看到的天主教足跡，很大程度上也是流向城市裡的農村人留下的，而經驗表明對這些人而言，在一個新環境要想保持自己的信仰有時候的確很難。

中國信仰天主教村民們的頑強不屈譜寫了傳奇的一頁。《中國的天主教徒》一書中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山西省一個村莊的故事。當時是1985年，一支計劃生育工作隊為執行國家的“一胎”政策到了這個村子，並試圖分發避孕套。村民們包圍了他們的汽車，迫使他們退回到自己的臨時住所，村民們並向他們的窗戶扔石頭，最終這支工作隊要靠警察的幫助才逃離了這個村子。

然而，中國天主教的農村特性也意味著在擴大傳教方面有內在缺陷，因為對他們而言，保護現有的天主教社區常常要比吸收新教徒的工作重要得多。中國的城市提供了創造新的精神運動最有活力的“增長市場”，但天主教在城市地區的代表性還不足。

在麥德森看來，一些農村天主教社區的狹隘心態同樣也體現在第二屆梵蒂岡理事會（1962~1965）啟動的許多改革從沒有真正

---

<sup>6</sup> 原文如此 — 譯者註。

地被他們接受。即使是在上海，直到 1989 年才有了第一次用漢語進行的彌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用何種語言做彌撒問題上是中國共產政權與天主教傳統主義者一個一致的地方，雙方都希望用拉丁語進行。在共產黨看來，絕大多數人都不懂才好）。

### 三、內部分裂

中國天主教在是否要與共產黨政權合作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裂。中國觀察家們認為，中國許多天主教徒之所以容忍政府的監視，絕大程度上並非是出於對官方的“自治、自養、自傳”教會計劃的熱情，而是將其視為最佳的生存策略。而那些堅定不移忠於教皇的天主教徒們則拒絕與官方合作，並常常因此被關到監獄，或是受折磨、受歧視。在他們眼中，“地上”天主教通常是妥協的代名詞。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天主教內部的分裂會演變成為暴力。1992 年，河南一個“地上教會”的神父被一位心懷不滿的神學院學生謀殺了。這位神學院學生宣稱因自己與“地下教會”的關係而沒有得到祝聖。神父喝了彌撒中聖杯裡的水，倒下了，那個聖杯被投了毒。

最近幾年，為減少雙方的分歧做了大量的工作。一般估計，近 90% 沒有得到教皇批准的主教現在已經得到了梵蒂岡的承認。不管是在公開的還是沒有在官方註冊登記的教堂裡，教徒們常常在一起做禮拜，接受來自同一神職人員主持的聖禮。現在，“中國只有一個天主教堂”已經成為一首聖歌。

然而，痛苦不可能僅是一件擺放在博物館的文物。今年 5 月，教皇本篤 16 世公佈了一封名為“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件，信中

要求中國天主教徒團結，承諾天主教並非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敵人；同時，信中強調天主教不接受對其內部生活的干涉。值得關注的一點是，1978年中國的“地下”主教在沒有與羅馬聯繫的情況下，就指定繼承人與任命神父，本篤16世取消了他們的資格。

如何解讀教皇這封信爆發了激烈的爭論。一場激烈的交鋒發生在兩個人之間：一位是比利時傳教士韓德力神父（Fr. Jeroom Heyndrickx），經常就中國事務扮演梵蒂岡顧問的角色；另一位是香港的陳日君樞機主教，共產黨政權直言不諱的批評者。

今年7月初，韓德力神父在“天主教亞洲通訊社”上發表了一篇對教皇信件的評論，強調這封信是要求對話與團結。除此之外，韓德力神父還認為，那些未向政府註冊的主教走出來轉變為公開是合適的。

陳日君則在7月18日發表了一份強硬的回應，開頭即指韓德力神父已經丟掉了過往他在中國天主教信徒中間享有的“鉅大共識和積極名聲。”陳針對官方控制的天主教事務管理機構寫道：“韓德力神父每一個提議都需要得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劉柏年先生的首肯，也就不得不在劉強加的條件下執行。而劉的名聲就這樣被逐步建立起來。”陳日君接著辯論指，秘密教堂在中國的存在仍是一種需要。即使不是最多也是在許多情況下，主教們都不應去申請註冊。陳日君最後寫道，那些沒有得到教皇批准而去註冊的主教們會遭到聖典的懲罰。

韓德力神父於7月20日進行了還擊：“就我所知，利用媒體證明自己個人的觀點並批評其他人並不需要太多的勇氣，相反，坐下來與那些不同意你觀點的人長時間地進行對話以克服分歧並達成共識，卻是需要許多膽量。”

人們對這樣的交鋒如何理解並不重要，這實際上反映了橫互

在中國天主教裡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使天主教在利用中國出現的新的傳教機會上十分困難。

#### 四、宣教策略

許多關於如何在中國傳福音的天主教徒談話，常常是通過假設語氣來表達的，諸如“如果中國要開放宗教自由……”或是“如果梵蒂岡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裡隱含的前提有時是指，如果天主教真正能在中國被推進到一個擴張階段的話，必須要有結構性的變化。

相反，五旬節教派關於宣教的認識多數是通過簡單的現在時態來表達的。絕大多數的五旬節派信徒對不太經常遭官方逮捕明顯持歡迎態度。但總體上看，他們在執行更積極的傳福音計劃之前，並非坐以等待中國的法律或是政治改革。其中最大膽的計劃是中國信徒在名為“回到耶路撒冷”的運動中，甚至夢想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走出中國邊界，將福音傳播到穆斯林世界。正如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中國的一些福音派傳教士和五旬節派教徒相信，過去兩千年來福音一直是向西傳播的：從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從安提阿到歐洲，從歐洲到美洲，再從美洲到中國。現在他們相信，輪到他們來完成這一環的最後部分，將福音從中國傳播到穆斯林世界，最終到達耶路撒冷。他們相信，一旦完成的話，福音將傳遍整個世界。

絕大多數專家視其前景為不可信。麥德森甚至說中國不會有幾個新教徒把“回到耶路撒冷”當真。艾克曼則較為樂觀，他報道指，2005年已經有兩所新教學校正在秘密培訓將來被派往穆斯林國家工作的傳教士。不論結果如何，這件事本身就是中國宣教

騷動的一個跡象。

在天主教躊躇不前的整體氛圍下，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金魯賢是一個例外。金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願意向政府登記註冊；另一方面又對國際上高級天主教領導人物又心懷崇敬。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上被描述成一個諂媚角色的金魯賢正汲取中國傳統美學來重建他的教堂，這是他努力形成一種天主教信仰真正中國表達方式大計劃的一部分。他說：“老教堂吸引了三百萬天主教信徒，現在我想吸引一千萬。”

## 展望未來

按照普遍的共識，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全球超級大國。過去 25 年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 9.4%，國內生產總值目前高達 11 萬億美元，<sup>7</sup> 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 1978 年以來，外國企業已經累計向中國投資六千多億美元，在規模上使二戰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相形見绌。中國目前有二億中產階層，其中八千萬十分富有。這個國家現在一天的出口量比 1978 年全年的出口規模還要大。

基於此，上述新情況如何在宗教層面上塑造中國就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這點即使對那些沒有特別精神寄託、對結果漠不關心的人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如果基督徒最終佔了中國人口的 20% 左右，那麼中國將變成規模是好幾個韓國——一個更民主、規則導向型和基本上親西方的社會（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該國基督徒佔全部人口的比重介於 25~50 之間）——的更大版本。但

---

<sup>7</sup> 按國家統計局數字，2006 年中國 GDP 規模 20.9 萬億人民幣。美國中央情報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估計 2006 年中國 GDP 規模達 10.17 萬億美元。——譯者註。

另一方面，如果充滿活力的穆斯林運動在中國的西半部創造出一塊伊斯蘭飛地，建立了與嚴守《可蘭經》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沙特阿拉伯在金融與意識形態方面的關係，那麼，至少是部分中國可能會變成一個富裕和更有影響力的阿富汗。但是，如果不斷增長的宗教多樣化變得難以駕馭，那就意味著軍備先進、經濟富裕的超級大國中國將會因內部衝突而變得不穩定，並將給全球和平與安全帶來風險。

天主教有潛力為中國新的“精神湯鍋”（spiritual stew）添加具有積極作用的一味。其中之一是教堂新成員有實質性的增加。本質上講統計數字的增加並非最終目的，正如教皇本篤 16 世最近所說的，“統計數字不是我們的神性”。而麥德森相信，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發展的天主教將是建設一個健康中國公民社會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上面所列四個不利因素無論如何都要加以正視。不過在目前，還看不到問題解決的希望。正如安貝蒂修女 2005 年所言：“如果沒有一系列奇蹟的出現，我認為在可見的將來甚至是遙遠的未來，天主教仍將繼續著它在中國的爬坡。”

然而，五旬節教派得以在世界範圍內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它的信徒們就是生活在對一系列奇蹟的永遠期待之中。不願等著瞧羅馬與北京之間為達一致“進一步、退兩步”的芭蕾舞表演，中國的天主教信徒們或許會從五旬節教徒的劇本裡偷得一頁學習，找一找並接受“未來就是現在”的感覺。看著他們去嘗試，那將是激動人心的。